

名家近作自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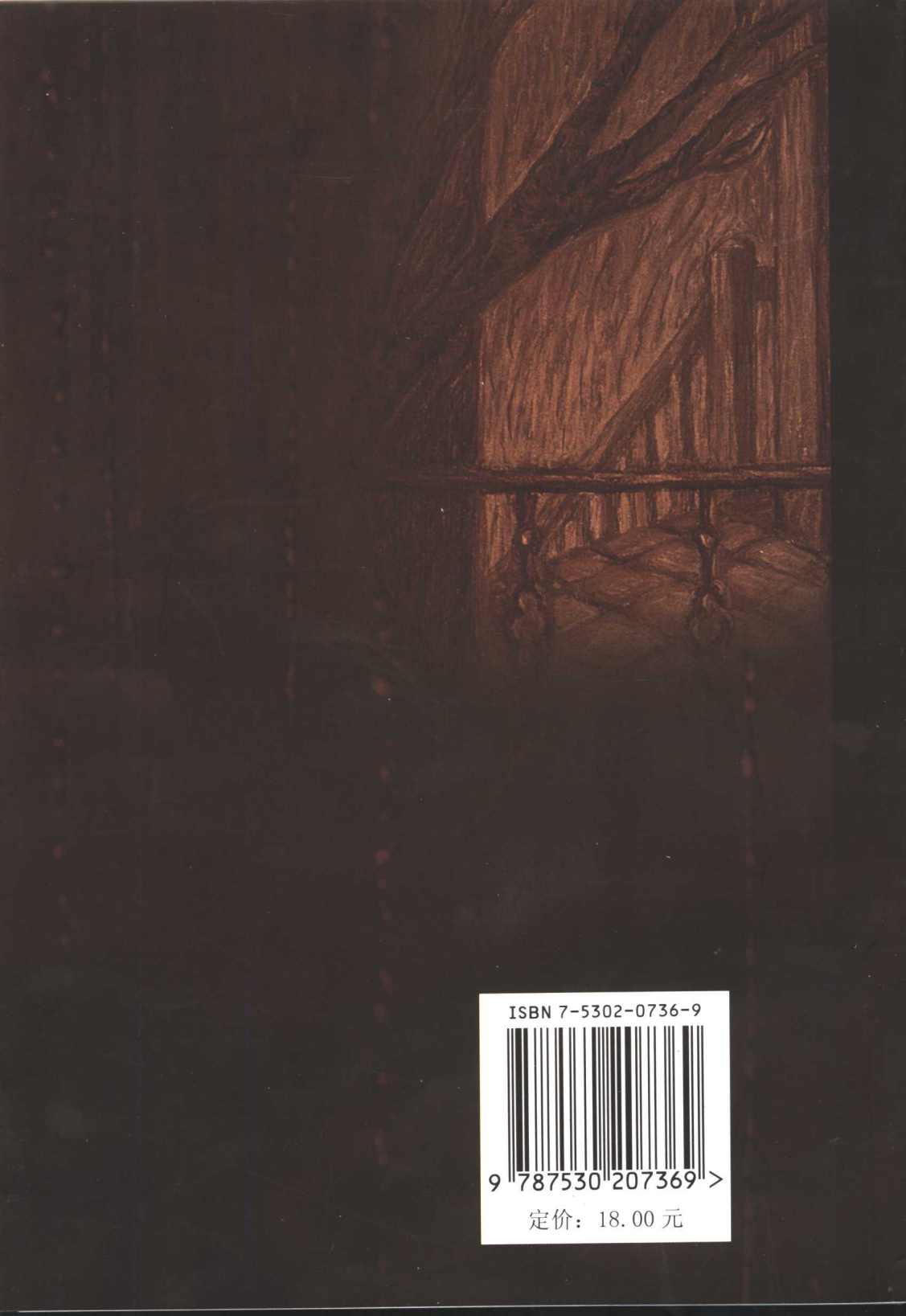
# 树 树

皆  
秋色

方  
方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SBN 7-5302-0736-9



9 787530 207369 >

定价：18.00 元

名家近作自选集

# 树树

皆秋色

方方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树树皆秋色/方方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4  
(名家近作自选集)

ISBN 7-5302-0736-9

I. 树… II. 方…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2659 号

·名家近作自选集·

**树树皆秋色**

SHUSHU JIE QIUSE

方方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80×1230 32开本 10.75印张 238千字

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02-0736-9

I·719 定价:18.00元

# 自序

这部小说集里收入的是我近两年的作品。它由四部中篇小说组成。曾经在写这些小说时，编辑都让我写过创作谈或感想，我将这些文字一并收在这里，权当作是序吧。

## 一、《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之创作谈

让一个写作者去讲述他为什么写作和他为什么这样去写，是一件很让人头大的事。最后只好用最简单的方式来作答，那就是喜欢写作和喜欢这样去写。其实这就跟喜欢一个人一样，是没什么更多的话想要说。

人一生面临着许多的选择。人在一瞬间会有许多的变化。人的情绪在突然的变化中左右着人的选择。这种选择不需要理由。不需要铺垫。不需要前提。不需要导师。人活在这个世上，既是受着万般拘束，却也常常随心所欲。随心所欲之时，常常不被旁人所了解。其实一个人的内心，是没有外人真知道的。再亲的人，交流再多的人，也都只知一点皮毛，要想真知一个人的内心，简直是件不可能的事。写作者在写人时，更多的是一种猜测、推断以及假想。在这样的一种猜测、推断和假想中，写作者尝试走入人心。走得多深多远，则全看笔力了。

我不想对这篇小说作什么诠释。我只是按照自己的喜欢去写。没什么更多的理由，也没什么特别需要的说明。而且依照我惯有的想法：我也不介意别人怎么去读。阅读是世上最自由的事。

每一个人都会循着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情感经验去读作品。一千个人会有一千种读法。深刻者有深刻者的读法。浅薄者有浅薄者的读法。两类人得到的感受或许是南辕北辙。可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我的作品，只是按我自己的内心需要去写。我写了，我完成了，我就感到了满足。

## 二、《水随天去》之附记

几年前，我曾经在一家看守所里，采访了十几个杀人犯。我最初与他们对面而坐时，心里充满了恐惧。但采访结束后，没了恐惧，但却心情复杂。这十三人当然是在一大堆的案卷里挑出来的。之所以挑出他们，是因为他们在出事前，完全跟我们一样，是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的极其普通的人。他们中的好几个甚至是我们最常见的那种极其懦弱无能的人。但在一念之间，他们失去理智，成了杀人犯。他们改变了别人的命运，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天美和水下的故事，是其中的一个。他们成为我这篇小说的原型。当然天美并不叫天美，水下也并不叫水下。小说也与真实的案件有所差异。

水下这个人物是我这次采访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这是一个英俊的男孩子。他很坦诚地坐在我的对面，对我讲述他的爱情故事。他真的很爱天美这个人物。他甚至说，他懂法律，人是他杀的，跟他的天美没关系。她关一阵子就能放出去。她出去后，有了财产有了钱，她就可以生活得很好。至于他自己，无论死还

是活，只要能让天美过得好，就心满意足。他毫无悔意。他唯一的痛苦就是想念她。而在采访水下这个人物之前，我也采访了天美这个人物。她很漂亮，虽然已不年轻，但仍然丰姿绰约，很有女性魅力，吸引水下这类没有见识过女人的男孩的确绰绰有余。但她却对自己与水下这个男孩子的关系矢口否认。她认为自己与这桩命案无关。两个人完全不同的心态，使得我对水下这个男孩充满了同情。

然而让我最难忘，也最难受的是：在我采访结束时，狱警要把水下这个人物送回看守所，他走到门口，突然停下来，转过身来问我：你见过她是不是？她好不好？她是瘦了还是胖了？她有没有哭？我日里夜里都好想她。我想她想得难过死了。他带着稚气的面孔充满着关切，眼睛里含着泪水。他的话令我的心里堵得慌。在我写这篇小说时，他的面孔总是会蓦然地出现在眼前。

人生有时候真的是好难说啊！

### 三、《闭上眼睛就是天黑》之闲扯

平生最怕写的文字就是：你怎么想到写这么一篇小说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写？每逢接到这样的命题作文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我在好久以前写过这样一篇文章：《怎么舒服怎么写》。我的意思是我只能按照我自己即时即刻的想法去写，而不会强行让自己必须写什么样类型的以及符合什么样潮流的作品。我是想到哪写到哪，常常刚完成的一篇和即将写作的一篇完全不是一码事。所以，有时候我一会儿写乡下的事，一会儿写大学的事，一会儿

写都市颓废的人，自己都觉得自己有些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当然会有好朋友劝我要集中出击，写相同类型的东西，最好一写便一组，这样容易造成影响。但我没办法按朋友的主意去做。我本来就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人，自由散漫也惯了。我不太可能去算计好自己的作品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再去写作。它有没有影响关我什么事？我写完了，我的事就完了，剩下的都与我无关。炒作不炒作是出版社或杂志社的事；买不买书是读者的事；值不值得评论是评论家的事。如果他们要使劲地炒，拼命地买和大量地评，我当然也高兴。但如果他们不炒不买也不评，我也无所谓。我已经把我想要表达的东西都表达了，就等于我已经吃过一顿大餐，这时候心里已经很舒服了，那些锦上添花的事，在我已是小菜而已，它们在不在桌上都与我的心情没有了影响。

所以，当我每临着必须写这类文章时，都不知道自己当说什么好。于是不说。于是闲扯。于是王顾左右而言它。

#### 四、《树树皆秋色》之网上抬杠

老太：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在一个快乐的过程中，其实你正被蒙在鼓里。

当你看到真相的时候，你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为什么受骗的总是我？

读到最后你突然发现：原来生活是如此戏剧化的。

但你也一定会有另外一个疑问：生活果然是如此戏剧化的？

这不，已经有网友不高兴了：这结尾是个败笔。

也有朋友满怀好奇：希望作者能对故事的结局给出一个解释。

不知道你读莎士比亚的时候是否也有过同样的疑问。

或者还曾有过一个冲动，希望莱蒙托夫先生出来解说解说毕巧林的“薄情”？

所谓意外，是老五这个“大阴谋家”的前后表现。

他是如何从幽默、体贴的成熟男人变成一个“大阴谋家”的？

其实问题在于：他或许本来就是一个幽默、体贴的“大阴谋家”呀。

问题还在于：一个“阴谋家”之所以够“大”，正是因为他具备了这样的素质呢。

在那结局出现之前，老五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男人。

能让一个已经心如止水的中年知识女性坠入情网的，差不多一定是个完美男人。

而作者曾经不遗余力努力渲染的也恰恰是这个男人的“完美”。

不高兴的朋友（读者）为什么不高兴呢？

肯定不是因为太意外，如果怕意外，那谁还敢读“无巧不成”的小说？

肯定也不是觉得作品不好，这么好的小说你现在打着探照灯都难找啊。

我当然知道是为什么，（那我就知无不言啦）因为——

这结局完全是违反“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古训的嘛。

不仅仅如此，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大声质问作者：

情节流淌流淌自然流淌，你为什么不给我们的华蓉教授一个美好归宿？

我研究过了，如下情节如果出现并不会违反小说叙述的原有铺垫：

华蓉教授与确实比她小了六岁（七岁也许八岁）的老五见面了，就在他家对面的山上；

老五仅仅是因为家境贫寒、地位悬殊或者曾经三次婚姻失败……而犹豫罢了。

然后我就发现：这可真 TMD 俗，连我这么俗的人都觉得是绝对不可耐的俗。

然后我又发现：方方要是敢弄出一个我设计的这样的结局，那她也就不是方方了。

再然后我还发现：作者现在是个“女权主义者”了。

她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让一个完美男人的形象在最高处跌落、破碎。

只是，“大阴谋家”老五的阴谋，除了结局之外，一切都太完美了。

就用他的办法，你要是能找出一个不上他当的女人或男人，我输你一块钱。

但聪明绝顶的老五“聪明误”了，或者说他是得意忘形了。

说他“聪明误”，因为就他的意图而言，本不值得把阴谋玩儿到如此规模。

说他“得意忘形”，因为他实在不该在“图穷”的时候露出的是匕首；

他应该拿出一束玫瑰，即便上面仍然有能伤人的刺，我们的

华教授也会欣然接受的。

老五的失败，说到底，不是一个完美男人的失败，而是阴谋家的一次挫折。

老五的失败，说到底，不是老五的彻底失败，他还可以另外找个对象继续玩儿下去。

我所担心的是，我们的华蓉教授怎么办？

在挫败了一个阴谋家的阴谋的同时，戏剧化生活的无情打击是否真的会让她从此“心如死水”，不再企望改变命运已经安排的角色？

WF：

作为读者，我这样理解男女主人公的心态。

我觉得女人和男人在感情上所持的态度大概的区别在“认真”和“好玩”（并无恶意）上。

开始纯是偶然，彼此都没有多想。慢慢的双方都觉得与对方闲聊是一件愉快的事（因为女人的寂寞——女人想要跟人说话——和男人的需要——男人需要对方帮助）。好感就出现了。

而在好感出现的同时，差异也就出现了。

女人认真了起来。一旦认了真，就会有要求。而男人是不想认真的，男人只是想好玩。面对无端多出的要求，心里便觉不自在。

其实最初形成的自然状态到了这里就已经被破坏。但此时的男人对女人并没有烦的感觉。只是女人的认真的态度越来越强烈，也越来越固执，把男人好玩的情绪一点一点地破坏掉，虽然表面上还与以前一样，但实际上已经是出于应付。因为从一开

始，他就没有想跟女人有什么样的结果。

这时的男人是一定会想办法让自己全身而退的。于是就会出现玩消失、玩躲避、玩工作太忙、玩出差之类惯常的男人游戏。于是，就很自然地伤害了那些认真的女人。被伤害自是活该，这是因为女人太不了解男人。

而实际上男人却也全然不了解女人。认真了的女人虽然认了真，却也并没有打算怎么样，比方说，并没有想要男人所以为的“结果”。尽管如此，就已经把那些傻瓜男人吓着了。

聪明男人和傻瓜男人的差别就在于，聪明男人会做到既不伤害女人，又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还让女人心甘情愿地付出所有并且还佩服不已，而傻瓜男人却光是看到风向有点不对时，便吓得赶紧扯旗逃跑，结果是自己什么目的都没有达到，最后还落得被女人瞧不起。

一般来说，聪明男人多半是常人眼里的坏男人，而傻瓜男人却多半是个好男人。

老五应该是一个好男人，他只是像其他男人一样，太实在，实在得有点笨。

华蓉也应该是一个好女人，她只是像同类女人一样，不懂男人，并且因为太寂寞太矜持而容易较真儿。也有些笨。

所以，这是一对笨蛋男女的故事。

顺便告诉老太：我并非女权主义者，我是男女平等主义者。我只是对这个世界上的男人们失望透了顶。

——众位男生请勿生气，这只是从理论上清谈而已。

梯子：

“理论”需要说出答案，可小说干吗非要给个答案？我倒是觉得“失踪”了的老五不再出现，更反映了人的本质需要和本质属性，也更深刻，更允许多种理解和“补充”——更有魅力。

老太：

竟然是，果真是，没想到却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我错了！

刚才跟道兄以及夏十三、孟子、霍霍一起喝酒，谈到了这篇小说。

他们三位还没读，自然没有发言权。

道兄与我意见分歧：我认为老五是个阴谋家，道兄认为老五只是逢场作戏。

我还批评道兄：看来你读小说已经没感觉了。

没想到啊没想到，我是有感觉，可感觉不对，这就比没感觉更加不如了。

看到 WF 的解说，才知道，原来根本没有什么阴谋！不仅没有“大”的，连小的都没有。

呜呼，从没有阴谋的地方看出了如此巨大的阴谋，悲耶喜耶？

但是，这事儿差不多又把我抬杠的兴趣给引出来了：

首先，我能不能认为“开始”就并非“纯是偶然”？

我能不能认为老五从一开始就是在为自己后来的所求在做铺垫？

其次，幽默体贴的老五是“太实在”了吗？

一个“实在得有点笨”的人是否可能有如此精彩的表演？

第三，老五如果仅仅是想游戏一场，那他是否明白他后来的要求会有怎样的结果？

他显然不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来结束一切，那他就是有明确目的的。

那么，他一旦心愿得逞，他将如何从这游戏中脱身？

最后，老五的笨，是看低了华蓉教授的自尊，他认为在如此深厚的铺垫之后，阴谋将会如愿。

至于如愿（考博成功）以后怎么办？老五心说：到时候自有办法。

跟作者就作品打算写出什么来抬杠，知不可为而为之。厉害呀，老太。

WF:

先说明一下：所说老五实在，其实不过是把“实用”之意含蓄化了一点。有一点必须肯定，老五不是一个阴谋家，因为一开始就没有阴谋。

老太:

哼！谁能证明老五不是一个阴谋家？谁能？

老五的阴谋是这样的（有点像侦探小说了）：

考张宏教授的博士生是早就定下来了。

随便打听一下就清楚了：张宏跟华蓉是老同学。凭空地去找华教授恐怕不行，学校里谁不知道华教授那可是个矜持万分的人呀。

但老五可不是寻常人物，他特别了解华教授这类女性的弱

点。

感情空虚嘛，这是他的机会。

于是，从学校电话簿上找到了她的电话，然后推说按错了一个号码……

幽默、体贴，欲擒故纵，终于接近俘虏。

俘虏的目的当然不是爱情，而是需要通过华教授敲开张宏教授的门。

老五的失误是低估了华蓉的自尊，自尊比爱情更重要。

华教授拒绝被利用，哪怕为了爱情。

老五的阴谋……失败了。

这样，我就证明了老五就是一个阴谋家！

WF:

去把小说重看一遍！

格格:

老太：你要证明老五是“阴谋家”，必须证明：1. 是有意策划，是“谋”，是主观故意，否则是无意过失；2. 是暗地里，否则是“阳谋”；3. 是坏事。

老太:

1. 是有意策划，是“谋”，是主观故意，否则是无意过失；

——是否有意策划，只能从结果来反推，因为作品中只提供了老五的“语言行为”，而一直没有展露过老五的内心——主观世界。作者采取的是局限性叙述视角，即“非全知视角”，我们

可以说，连作者自己都不知道老五的行为究竟是“游戏”还是“阴谋”——这颇符合经典创作理论，人物性格一旦形成，就会按自己的逻辑发展，其作为甚至会改变作者原来的设计。老五与华蓉的交往终止于老五的一个“要求”——希望华蓉通过自己的关系为其考博“做工作”，而华蓉决然决绝的表现，证明华蓉已看穿了这是一个阴谋，所谓“偶然的错误”并非偶然，所谓幽默、体贴也不过是一种实现阴谋的手段。我就是（主要）根据这一点得出“阴谋”的结论的。因为在我看来，如果不是严重到这样的地步，华蓉的表现就不符合她的性格：难道为一个没见过面的朋友帮个小忙是无法接受的吗？一个幽默、体贴的男人的一点“实用主义”要求是不可容忍的吗？

2. 是暗地里，否则是“阳谋”；

——当然都是“暗地里”的。但“阴谋”都有暴露的那一天，有的是得逞了才被揭露，有的是还没得逞就被发现。这个故事讲的是后一种。

3. 是坏事。

——这一点不用论证。华蓉的选择已经说明了一切。

WF:

还是从读者的角度来推测：

1. 老五不过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而已。一开始只是觉得与华蓉建立联系对自己显然没有坏处，接下来，就觉得跟华蓉说说话也有点儿意思，好感总归还是有的。

2. 而华蓉如果仅仅跟老五是朋友，当然也会帮这个忙，但实际上，华蓉因为对老五电话的依恋，已经改变了心情。觉得自

己与老五的关系并不是普通朋友关系，于是对老五就多了一些类似情人的要求。这样的要求是老五这样的人无法承受的。

3. 老五的突然消失也可以说带有一点阴谋色彩，但恐怕更多的应该是逃避。有本事的男人才会有阴谋，而像老五这样的男人，估计连设计阴谋的本事都没有。躲避是最省事的法子。

4. 及至最后，老五发现自己的事情还是需要华蓉的一臂之力，于是又回过头来装着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重找华蓉。此时的老五显然高估了自己的魅力，他不知道有些人把自尊看得比什么都重（前面老太也说了，这句话用在华蓉身上是对的）。

5. 历经生死的华蓉得知他消失和出现的理由之后，发现自己所经历的以及所自责的以及所空想的，全然是自己的一厢臆想，实际却是那样的简单。她或许感觉到了老五的玩笑（耍她？拿她开心？）以及老五对她的轻视（或蔑视？），那种强烈的失败感自会使她内心的某些东西产生崩溃——这是与先前以为老五死了所不同的崩溃。这种崩溃的结果不再是倒下，而是以另一种倔犟的姿态站起。

6. 华蓉之所以成为如此生活状态的华蓉，自会有一种东西永远在支撑着她。

7. 但不见得这样的选择就是坏事。

梯子：

男女本就是一对矛盾。

在恋爱婚姻关系中，男女事先都加入了无数的想象，定下了调子。恋爱时，不同的调子被忽略了；而在婚姻中，定下的调子开始起作用。仅就调子而言，大多数女人是比男人更实用主义